

扔掉昧心“煤饭碗”，赚起洁净“雪山钱”

一个东北小山村的黑白变迁

新华社沈阳3月2日电(记者张佚璐、张逸飞)“没有哪个冬天像今年这么盼着下雪!”王崴子村村民林娟对记者说,“这个冬天,每次下雪都等不到雪停,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开始把村里的雪往龙道沟里面运。”林娟所说的龙道沟是2014年在时任村委员会主任林玉安张罗下,全村1000多人集体入股打造的休闲旅游景区。从2016年开业以来,龙道沟就成了全村人最上心的地方。

王崴子村地处长白山余脉的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碱厂镇,是一座只有420户庄稼人的小村庄。“若在过去,大雪封山后,没人会到这山沟里来,而如今村民们你一锹、我一铲,修出了一条1000多米的雪道,谁也没想到这里的冰雪旅游在冬天异常火爆。”林玉安越说越兴奋。

“这个雪道有坡度还有拐弯,速度很快,很刺激。”来景区滑雪的李海涛刚从滑雪圈里站起来,就迫不及待地向坡上走,准备再滑一趟。和他一起来的还有6岁的小孙子。李海涛告诉记者,春节到现在他已经来了3次,每次回去,孙子都说没滑够还要来。

王崴子村曾有大大小小60多个煤矿,全村85%的村民端的都是“煤饭碗”。村民们觉得挖煤风险大,上班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他们也不想再挣这“黑钱”,但一直找不到新的出路。现为龙道沟景区董事长的林玉安说起靠挖煤起家的往事感慨万千:“靠矿山吃饭,就怕出事,半夜里听见手机铃响都害怕。我管理六七个矿,但一年只产15万吨煤。前些年,国家加大治理力度,小煤矿陆续被关停,



▲2月25日,游客在龙道沟景区内的雪道滑雪。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

2007年我也下狠心给关了。刚关的时候还有点失落,不知道以后能干啥,谁知道机遇就孕育在10年前的一步闲棋之中。”

林玉安所说的“闲棋”就是龙道沟上漫山遍野的林子。10年前,王崴子村很多村民打起了砍伐林木的主意,最疯狂的时候,成规模的盗伐队就有4支,将近100人。作为村委会主任,林玉安觉得这么砍下去不是事。

“当时村里想封山育林,不让以砍树为生。这可惹恼了盗伐队的人,有的甚至堵在我家大

门口要打我,说我断了他们的财路。”林玉安回忆道。不过顶住了巨大压力的林玉安到底还是保住了林子,王崴子村的生态渐渐得到修复,一年四季都是景。依托10年积累下来的森林资源,龙道沟走上了一条生态旅游之路。除了冬天能滑雪,秋天里放眼望去,满目深红出浅黄,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。

村民刘仁珠告诉记者,龙道沟不仅有红枫,还有红色基因。“龙道沟曾是杨靖宇将军率领的抗联武装的重要活动基地,这里保存

有当年的抗联密营遗址,已经被县里纳入重走抗联路红色旅游必经线路。”刘仁珠说起来一脸自豪。

有了产业带动,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。看到记者路过门口,77岁的金玉林主动招呼记者进屋坐坐。老人说:“这几年王崴子村变化太大了,路面硬化了,沟渠治理了,河道清淤了。最重要的是我家8口人住进了新房。”说到新房子,金玉林的老伴赵强也是乐得合不拢嘴:“原来的老房子下雨就漏,最多的时候,我们找出21个盆接漏进屋里的雨水,那些日子就别提了。多亏后来村子出资3万块钱给我修房子。现在外村的女婿过年都要到我家住两天。”

除了成立旅游景区,林玉安还养牛养猪,搞光伏发电,用这些产业的盈利来扶持景区发展。他的产业每年利润100多万元,还带动附近200名村民就业。碱厂镇党委书记刘景海告诉记者,王崴子村在外地打工的128名村民都返乡了,他们有的在景区打工,有的依托景区卖土特产、开农家乐,最后还参与分红,年底一算账,比出去打工划算。

本溪县委书记何庆伟认为,王崴子村为增加集体收入、致富一方百姓、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。他说,这个村过去靠山吃山,干的是挖煤、砍树的活儿,做的是破坏资源、污染环境的营生,挣的是不光彩的“黑金”。现在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股东,虽然还是靠山吃山,但靠的是冰山雪山、绿水青山,挣的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“白金”,大家心里头敞亮。

在海拔最高乡追求幸福之路

新华社拉萨3月2日电(记者杨三军、张京品)海拔5373米,年平均气温零下7℃;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%……这里就是我国海拔最高乡——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。恶劣的生存环境,挡不住普玛江塘人追求幸福的步伐。

担当,让普玛江塘群众有更多获得感

有人说,普玛江塘找不到山,因为这里就是山顶上。

高海拔的恶劣环境对身体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,但乡党委书记格桑确拉在这个山顶上已经坚守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。虽然只有36岁,脸上却“饱经沧桑”。4年前,格桑确拉主动申请从低海拔地区到普玛江塘工作。他说:“艰苦地区的老百姓更需要发展,更需要干部多带头、多吃苦、多想办法!”走村入户宣讲党的政策,引导群众摒弃“等靠要”思想,调解矛盾纠纷……格桑确拉生怕自己浪费一分一秒。

和格桑确拉在一起的还有33名乡干部、1000多名村民、公安边防派出所官兵……

普玛江塘毗邻不丹,是边境乡。常年踏冰涉雪巡逻、守卫国土是边防官兵最主要的任务。乡公安边防派出所所长索朗达杰说:“这里是生命的禁区,但在这里更能感受到我们的价值。”干部、官兵的坚守和奉献,让群众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获得感。2017年,普玛江塘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903元。

责任,延伸了普玛江塘人的生命

一组数字反映出普玛江塘的生存环境:2014年,这里人均预期寿命仅45岁。因此,只要超过60岁就可以享受养老保险,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能拿到。

这件事让乡里的干部揪心无比,他们反映了这里的实际情况。2017年,上级部门把普玛江塘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,从60岁下调到50岁。全乡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,从过去的0变成了去年的77个。

春节前夕,萨藏村52岁的村民拉巴平托领到了900元养老金。她说:“感谢党和政府,让我提前领到了养老金。”

在这里工作的医务人员,则是想办法提高普玛江塘的人均寿命。2014年从西藏医学院毕业的“90后”旺扎,放弃留在拉萨工作的机会,来到普玛江塘乡卫生院工作。家人劝说他调走,他说:“这里的病人需要我,我不能走。”责任与爱心汇聚,已结出硕果:最新数据显示,普玛江塘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54岁。

坚守,让普玛江塘百姓过上幸福生活

对于桑杰来说,2017年是终生难忘的一

年。这年秋季学期,普玛江塘乡小学整体搬迁到了海拔4500米的浪卡子镇完全小学,海拔降低了近1000米。

桑杰在普玛江塘乡小学当老师已12年了,他原本有多次调离的机会,但他都选择了留下。

桑杰曾对记者说,为了普玛江塘的孩子,他不会走的,但他一直有个梦想,就是孩子们能到海拔低一些的地方上学。

“为了这一天我等了12年,感谢党和政府对普玛江塘孩子们的关心关怀。我要更加努力上好课,让孩子们健康成长、早日成才。”

大图: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民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牧场里放牧牦牛(1月14日摄)。
小图:普玛江塘乡萨藏村52岁的村民拉巴平托抱着孙子在自家阳光房里晒太阳(1月14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



新华社西安3月2日电(记者张斌)穿着白衬衣、黑马甲,皮鞋擦得倍儿亮,留着时髦的背头,50岁的农民刘家华和人聊天时爱笑,显得温顺极了。

“这还是那个没事儿就和村里干部对着干、跟镇党委书记较文件、看什么都不顺眼的‘刺头’刘家华吗?”面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老乡,不少春节刚回村不久的乡亲一时狐疑。

顺着陕西白河县城边的一个岔路进山,绕10多个弯后,接近山顶一块难得的平地就是刘家华开业不到一年的小卖部。

白河地处秦头楚尾,这里“土无三寸厚,地无百亩平”,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。刘家华的小卖部是2017年5月1日建的,小卖部里除了日常生活用品,还堆放着米面油、化肥等。

“镇政府给我帮忙贷款5万元才建好小卖部,这是我们安槐村唯一的一个。”刘家华说,“最近要播种了,化肥卖得最好,这几天还得去县城进趟货呢。”

遇到前来买货的乡亲,刘家华总是热情招待,别时还不忘寒暄几句。有人钱不够,刘家华也愿意赊账。看着这个说话细声细语,见人还打招呼的老乡,乡亲们确定,他真的变了。

“刺头”早前并不幸福。1988年,刘家华结婚,后妻子因故早逝。1998年,二婚妻子嫌他家里穷,离婚了。自此,他开始离乡打工,很少再回村里。

“以前在煤矿上,有时一个月也挣几千元,但一停工,就得吃几个月老本儿。”停工的时候,他开始转场到别的煤矿,“背着铺盖卷到处找活儿的滋味没法说。”

2015年,刘家华已经47岁,他开始有了回乡安家的想法。这一切源于他通过网络认识的一个对象,“聊得来,人也好”。

“人家是想跟我过日子的,可我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,咋办嘛。”看着2004年盖的老房子残破不堪,墙皮掉了一地,身为贫困户的刘家华很焦虑,“害怕人家瞧不上,不跟咱。”

不久,无处发泄的焦虑让他浑身开始长刺,进而找茬。家里没水吃,他找到村支书,还没等对方开口,就惹得对方哑口无言;村里选贫困户,他认为不公平,去找镇党委书记,当面就把文件摔在地上。他还为村里人打抱不平,但方法不对加上怒气冲冲,反而吃力不讨好。

忆及旧事,刘家华显得不好意思:“那时候就觉得家里穷,门户没立住,村上看不起我,心里就有气,也爱钻牛角尖,遇到一点事,就容易放大,想要引起人家关注。”

白河县城关镇林业综合站站长曾立明是刘家华的对口帮扶干部。“前几次来看他,人家也怄我呢。”曾立明说,刘家华年纪不大,而且能言善辩,当时村里缺个小卖部,就考虑帮他开一个,一来方便村里人,二来还能给他增加收入。

“小卖部每个月能净挣1500元,再加上6亩玉米和黄豆。”过年前刘家华一盘算,一共收入2万多元,不但脱了贫,“日子还过到了别人前面”。

“现在门户立住了,村里都瞧得上我,我还是‘自强标兵’。”去年12月,曾经的“刺头”站在了领奖台上,拿着获奖证书,骄傲极了。“一个镇就选一个,我是我们镇的代表呢。”谈起领奖的过程,刘家华滔滔不绝。最让刘家华高兴的是,镇上还对他家3间危房进行了内外改造。“前一阵我把对家接来了,人家满意着呢,这下我心就放到肚子里了。”刘家华说,“除夕就是在新房过的,炒了12个菜。”

“今年我打算再种2亩韭菜,鸡场也盖好了,准备养200只鸡苗,还要接着烤甘蔗酒,看样子今年是闲不下来了。”刘家华说。

一个“三国村”的
文旅产业兴村梦

新华社成都3月2日电(李倩薇、康锦谦)“没想到一个村子的灯会办得这么热闹!”成都市民刘申云是个灯会迷,看过上海、自贡、绵阳等地的灯会,这次在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静平村看到村里的灯会,他有点惊讶。

今年春节,静平村办起了灯会,全部由村民自主投资、运营。占地近500亩的园林里,摆放着130多组灯,其中以“桃园结义”“火烧赤壁”“挥泪斩马谡”等经典的三国故事灯展最引人注目。

“军屯镇因三国名将马岱在此屯垦修营、为蜀国提供后勤保障而得名,静平村还曾在1972年挖出古城墙遗址。我们这次灯展也以三国文化为主题。”村支书许安云告诉记者,2月11日晚试灯以来,20天来已吸引近6万游客。

考虑到是第一年办灯展,投入还不小,为了减少村集体的风险,静平村几个在外做生意的农民股东自掏腰包,投入750万元,从以灯展闻名的四川自贡请来专业彩灯制作公司。

“我们之前预计第一年肯定要亏钱,而且村委会的工作量也会增加很多。为什么还要干?就是想摸索一条产业兴村的路子。”许安云坦言。

静平村是个集中安置村,2011年将土地流转出去后,村民每亩土地每年可获1000多元收入。不用农忙以后,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了,但更多40岁以上的农民不愿打工,无事可做后很多人爱上了打牌。

“静平村处在成德大道上,有区位优势,军屯镇又有丰富的三国文化资源,春节期间办灯会,可以覆盖成都以北、包括德阳绵阳在内的广大区域,没准可以走出一条灯会+乡村旅游的新路子。”这一想法得到很多村民认可。

去年12月3日,140多人的制灯团队入驻村里,许多村民也自发前来帮忙,忙碌两个月后,“扎”出了四川省内灯会最长的286米“城墙”,大手笔制作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。“有企业提出以40万元冠名灯会,我和村民股东们商议后拒绝了,因为我们在意的是做出好的影响,打造品牌。”许安云说,他们向村民发了2000张参观票,还动员村里和镇上的企业、村民来免费摆摊设点,将农产品、稻鱼米、花卉借助灯会更好地展销出去。

灯会带来了人气,也坚定了大家的信心。“自贡过去每四年办一次,现在年年都办,说明灯会很有市场需求。”许安云说,最近计划开村民议事大会,与设计团队一起,以三国文化为主题,对村子进行全盘规划。

静平村还将依托隔壁村每年夏季打造的3000亩紫薇花会,以及本村已落成的水上乐园带来的人气,动员村民办餐馆、开民宿,将静平村打造成一个集休闲、文旅、餐饮于一体的农村旅游目的地。“接下来有得忙了。”许安云笑着说。

新华社记者王念、张周来、唐荣桂

种了一辈子田的壮族老汉廖道永没有想到,如今,春耕、夏作、秋收、冬藏……传统农耕文化吸引八方游客,火爆的农耕文化旅游成为富民大产业。

廖道永家住广西龙胜族自治县龙脊镇平安村。在大山深处,壮族村民把寨子建在山脊上,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。按照时令,眼下还不到春种的时候,但1万多亩梯田大多已翻整完成并蓄满了水,远看如片片明镜。

平安村的壮族同胞过去穷,是因为种田;现在富,也因为种田,只是今昔“种法”不同。平安村党支部书记廖元壮介绍说,从困守薄田到发展特色农耕文化旅游,村里实现了脱

贫致富的跨越,2017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近5万元。

廖道永回忆:二三十年前,一家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种一季水稻,亩产不过四五百斤。“过去青黄不接时,家里要短上一两个月的粮食,要么靠政府救济,要么硬着头皮去亲戚家借粮周转。”

“自从政府开始搞梯田旅游开发,情况就变了。”廖道永说,平安村的梯田景观和农耕文化名声越来越响亮,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越来越多,乡亲们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。

据专家考证,平安村梯田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先民们为了解决粮源,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种植水稻,逐渐形成了梯田景观。当地特色农耕文化也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
1999年,平安村通了公路,“山门”大开。村民在政府引导下依托独特优势发展乡村旅游。海内外游客或在古朴的寨子里漫步,或登上山顶观赏梯田、山寨风光。目前,寨子有120多家旅馆和民宿客栈。每逢三月长发节、五月开耕节、六月梳秧节、七月晒衣节、十月开镰节等传统节日,寨子里的旅馆客栈家家爆满。

特色农耕文化旅游如何做到一年到头热度不减?廖道永说,除了梯田风光,种田的吸引力也不小,从种到收十多道工序都有看头。有的游客看着看着就兴奋了,干脆下田体验一把。”

平安村的梯田大小相间。开耕时节,壮家人绚丽的服装与山色田园相映成趣,构成靓丽的风景。立春后,犁过的水田镜面一般;谷雨时

节,绿绿的秧苗随风摇曳;秋日天高云淡,稻穗金黄……无论是翻耕、耙田、梳秧、插秧,还是割禾、脱粒、晒谷、入仓,都吸引游客。

廖道永的妻子廖昭敏性格开朗,快人快语。她告诉记者,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,儿子负责接送客人,远嫁到广州的女儿通过互联网处理来自海内外的订单,她自己管理客房和餐饮。“老头子嘛,还和过去一样种田。不种田怎么搞农耕文化旅游呢?!”

说起上一年的收入,廖道永夫妇说,“没什么好打埋伏的”,从村里拿到旅游收入分红2万多元,种水稻有补贴,大头是家里的客栈生意,12间客房常常客满,一年下来总收入超过70万元。

新华社南宁3月2日电